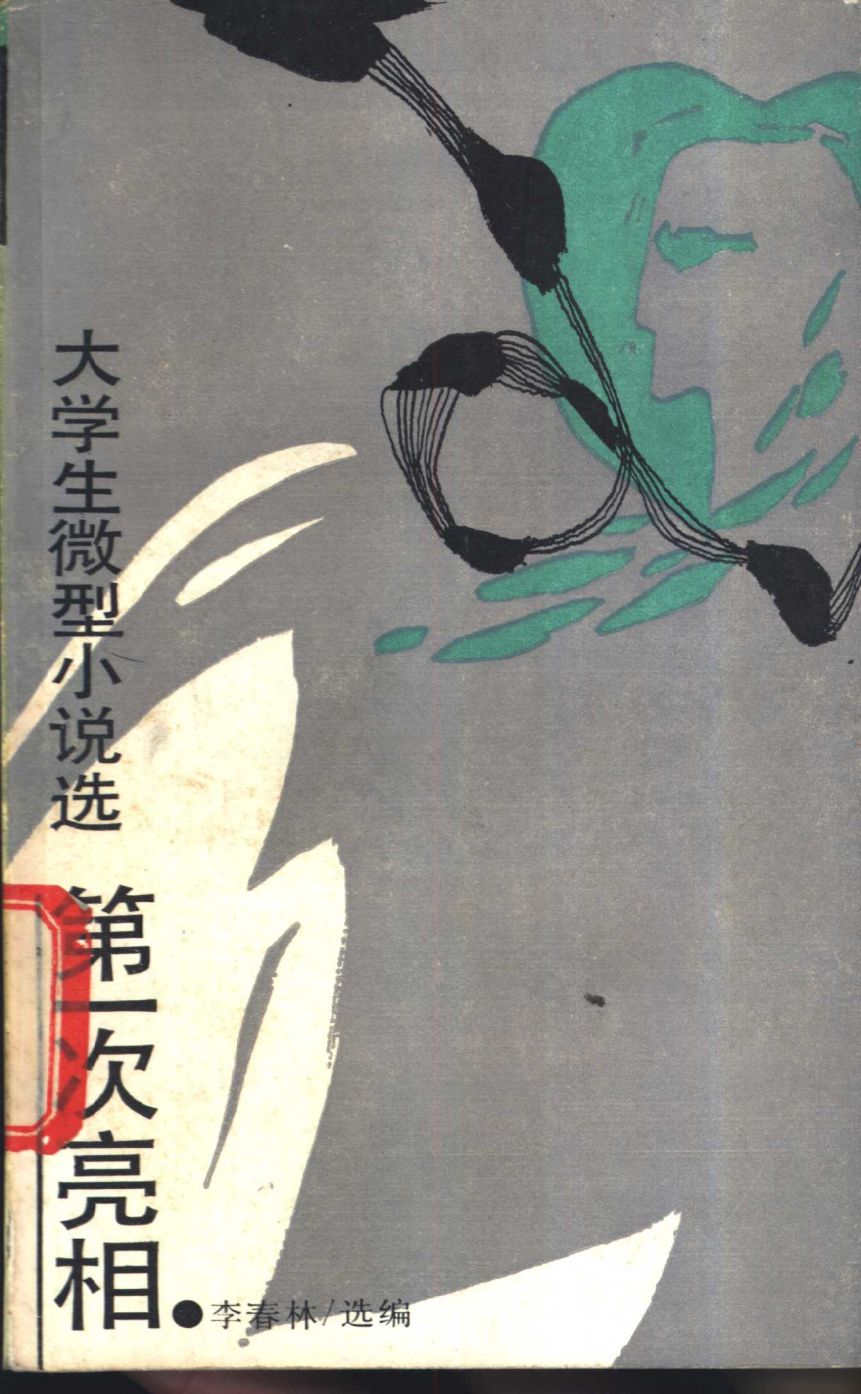




大学生微型小说选

第一次亮相

● 李春林 / 选编

第一次亮相

大学生微型小说选

李春林 选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第一次亮相

——大学生微型小说选

李春林 选编

责任编辑：刘清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6.625 字数：100,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300

ISBN 7-5355-0485-X/G·479

定价：1.35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我们在与各大、中学学生文艺社团和文学青年的接触中,在大量翻阅学生们自行编印和自费出版的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内部文学刊物的过程中,在一次次学生作品展览会、诗会、创作笔会上,我们高兴地看到,“校园文艺”这块肥沃的土地,经过一批批青年学生的辛勤耕耘,已逐渐形成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在这个有利条件下,我们决定系统地编辑出版这套《校园文艺》丛书。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希望以此来检阅我国新时期“校园文艺”创作阵容,总结“校园文艺”创作成就,激发学生们的创作热情,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使之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同时,我们希望借此为大中学美育教学提供一种反馈信息,为“校园文艺”的建设与繁荣尽一点应尽之责。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着重收集了我国1977年以来入学的大中学生所创作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戏剧、校园歌曲、摄影、绘画以及富于文学性、哲理性的箴言等。其中,以在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为主,也适当收入一些质量较高的未曾发表的处女作。为了给大陆校园文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种启示和对比,我们也适当编选港台和海外的“校园文艺”精品。

在开放改革的春风吹拂下,“校园文艺”的百花园中正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但是,“校园文艺”的繁荣与发展,还需要来自全社会的更广泛的理解与扶持。我们希望《校园文艺》丛书如一枝“出墙”的“红杏”不仅吸引更多的看花人,而且引来更多的惜花人、育花人。

目 录

- 1 前 言
- 3 白小易
 - 河边约会
 - 飞碟
 - 雨的游戏
 - 恶作剧后的反省
 - 客厅里的爆炸
- 17 龙 阳
 - 退房
- 19 江 琳
 - 第一次“亮相”
- 21 全小林
 - 第一回
 - 玫瑰
- 31 刘传军
 - “社长”问题
- 33 刘小利
 - 桥头的故事
- 39 刘鹏云
 - 风微微
- 43 朱静仪
 - 同情的罪
 - 流脑
- 49 朱光甫
 - “首长”的奇遇

- 雨夜，那一盏灯
- 55 孙功兵
- 父亲
- 57 李树刚
- 十字路口
- 59 张胜友
- 奖金问题
- 62 江 堤
- 一个故事无主题
- 65 陈东明
- 晚上七点……
- 大胡子和小毛
- 用水风波
- 73 陈 勇
- 信任
- 76 宋德义
- 拉上窗帘
- 79 沙 龙
- 车过钱家铺
- 82 吴思政
- 遛鸟
- 85 汪天行
- 游园惊梦
- 等
- 90 邹爱民

- 悟
- 92 张华林
约会早已开始
- 95 郑启五
关于“岳飞后裔”的通信
忍无可忍
永远的泪珠
在自助餐厅里
署名
- 109 建 成
负责
仍然
- 112 建 国
第二次约会
- 114 金国政
乌龟
- 118 金 岱
一块石灰
- 122 金 峰
白龙溪纪事
- 125 杨湘沙
无舵之舟
- 133 杨清健
苦惱的吻合
- 137 郭光华

- 荣誉证书
- 139 郭振声
鸽子飞走了
- 142 袁淑英
图书馆外有人敲门
- 146 施晓宇
坦克
- 150 陶德友
悔
- 153 徐欣
逃票
- 155 曾鸣
艺术的价值
- 157 野莽
雕像
春歌
大红重瓣百日草
高价总统
- 170 章小宁
革过了
- 173 章柯
外星人
- 175 谢明文
迟到的汇款单
- 178 梁解茹

	晚年
182	彭国梁
	车祸
	雨中人
186	路 畅
	再次孤独
189	鲍志红
	称 鸡
191	赖卫平
	凌霄梦
195	蒲彦君
	窗口
198	戴锦仁
	暮 归
200	戴高山
	明与暗
203	魏曙光
	非盖棺论定

前 言

主编一部大学生微型小说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既熟悉又陌生的工作。这几年，我一直担任《中国微型小说选刊》的编辑工作，对“微型小说”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然而，“微型小说”之前要加“大学生”这个定语，这就不能不使我为难了。我是一名走出校门已有二十多年的“老”大学生，在现代观念冲击之下的八十年代五光十色的校园生活，对我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是，变革时代校园人的心态以及他们在人生探索中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所思所感、所爱所恨等等，都是我这个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所不了解的。

当然，我还是有相当的自信，我自信，艺术之心未老，理解之心未老！我愿以一颗挚诚的心去理解今日大学生这个朝气蓬勃的群体，更希望看到自己所喜爱的“微型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在大学生作者中所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带着这种心情，我披阅众刊，广泛索稿，在上千篇稿件中选出了六十余篇，汇集成了一本，以奉献

给关心大学生成长，也关心“微型小说”发展的读者。

本书入选的作品，皆出自我国1977年以来包括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之手，其中，有的是从全国各级报刊选来的佳作，有的则是在出版社协助下直接向作者约来的原稿。可喜的是，本书选入了不少在校大学生的处女作。这些作品，不管是以校园生活为题材，还是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内容，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大学生的微妙内心世界，感受到他们对社会、对人生深切的思考。有人说，大学生是属于诗的，小说与他们无缘。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诗作为灵魂，本书入选的微型小说才真正显示出自己的魅力。

本书所选的作品大多在1500字左右，编者希望这些作品能小中寓大，见微知著。有些作品虽不甚成熟，但却体现了大学生作者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因而也被录选。当然，新时期十年来，大学生微型小说佳作实在太多了，岂是区区一个选本所能包容的呢？如果能以此引出更多更好的选本，引出更多的关心大学生文学创作的热心人士，那么，我将感到无限的欣慰！

李春林

1987年5月

河边约会

在那片移动的云彩终于把月亮遮住了的时候，她感到轻松了一些。蚰蚰还在叫。静静的河面上，映着对岸楼房吐出的一块块长方形的灯光。她双手插进上衣袋里，冲着河水长出了一口气。

离约定的时间很近了。当然，来得及的。顺着这条河往下走个二、三百米就行了。他上午暗示的。晚上七点，在古塔那儿等她。

河面上的亮度忽然增强了许多。月亮又出来了。她心神不定。这和月亮没关系，她知道。又看了看表。该走了——要是想去的话。她不喜欢迟到。但是，你总得让一个人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吧？只要一出现在他面前，无疑就是表明了自己的心愿。可它准确吗？就凭他一个含混的邀请，就需要我做出一点儿也含混不得的姿态……

她回味着他在电话里的声音。

“小姚……最近上运河看过没有……那里的草长得好极了。我每天都去转转……在古塔那一



段。我今晚七点到那儿……。”

他就是这么说的。她放下电话那会儿就笑了。瞧他怎么跟人约会的……

但她还是来了。先躲到这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听凭犹豫的裁决。她一直喜欢他。但这会儿简直要恨死他了。她真想让他明白：她虽然是个内向的姑娘，却时刻都在期待着他的坦率的表露。他是多么聪明的人呵。可他就是弄不懂这个。给他

那么多的提示，他也弄不懂。

又一片云在缓缓地向月亮靠拢。已经七点十分了。她沿着河边的小道有意无意地往那个方向踱去。这会儿，她不怎么恨他，反过来恨自己了。为什么我得去？不，只是走走。可干嘛非往那边走？

毕竟是段不长的路……她吓了一跳——看到他的影子了。她没多想，先站住。接着又把自己藏进了河边的小林子里。

他哪是在“溜达”呀。哪有这么紧张的闲人？她瞧着他那不停走动和张望的样子，一时开心极了。

走过去吧……完全有这种冲动的可能。但她想办法稳住了自己。不，那样儿，他又该得意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一个人只需不费力气地做出一个暗示，别人就得冒着挨讪的风险向你彻底的坦白？不，我不！我要瞧你的！

她悄悄消逝在夜幕里。

第二天他们又碰见了。她道歉说：“昨晚我也想去河边，就是……脱不开身，没去成。”

“噢，”他强装出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架式。“没去就对了。昨晚我有事，也没到河边去。”

“是吗？”她笑了笑。心里真恨不得马上扑过去咬他一口。

飞 碟

同学们都上山了。她留在山脚。

她没去看他们的登山比赛，眼睛对着长长的土坡下面的湖。可她还是心神不宁。她看着那一大片蓝汪汪的东西，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老师没有允许她参加登山比赛。这其实一点儿也不意外——她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能让我跟着来就算够可以的了……她悻悻地想。

身后的山林里传来一声声狂喜的尖叫。

他们把我忘了……

她蓦地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烦躁。她把挎在肩上的书包掼在地上。包里的一个瓶子被石头磕破了。绿帆布不一会儿就漫出了黑糊糊的一个圆圈。她只是看着它，一点儿也想不出那包里出了什么事。她甚至觉得那书包和前边那蓝汪汪的湖一样陌生又费解。

她茫然抬起头。周围一个人也看不到。树又密又高，她也看不出很远去。风把树叶吹得一阵一阵响。她打了个冷颤。发觉连那些上山的同学的声音也完全消逝了。她被一种渐渐滞重起来的孤寂抓得牢牢的。

两只麻雀扑簌簌地振着翅膀一掠而过，穿进前面那株老槐树的细密的叶子，不见了。一串串

圓圓的綠葉還在抖動。

她忽然要哭。但那淚只模糊了一下視域影像，便又凝成了冰砣，沉甸甸地墜在心里。憂郁的雙眼呆呆地盯了一個無形的東西看。一呼一吸，就有一股股惆悵伴着氣流一出—進。

她坐了下來，漸漸的，她好象麻木了，什麼感覺也不明顯了。不明白周圍那些樹的意義。枝葉的空隙間投射進來的淡綠色的陽光也喚不起她的任何知覺。

這麼坐了好久，她忽然意識到自己這會兒的狀態，驀地覺出自己的內心竟不知不覺地變得那麼寧靜、平和……她長出了一口氣，全身都輕微地動了動，讓自己坐得稍稍舒服些。她只求能把這種寧靜多保持一會兒……她惟恐連它也丟棄她。有一瞬那種焦躁感逐走了寧靜，但一陣無聲的涼風，又把它還了回來。

這時她驚訝地睜大了雙眼——土坡下的那一片清澄碧綠的水和身邊那一株株風姿綽約的樹突然觸動了她。她似乎剛剛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多美呀……她輕輕嚥着嘴，頭也情不自禁地微微搖着。

湖面平靜極了。

那對小鸟又飛了回來（她一點兒也沒想可能是另外兩只鳥），在枝葉間來來回回地蹦跳，叽叽喳喳地說啊說的。她听了半天，似懂非懂，就又轉了頭去看湖水。

她望那湖面望了好久好久。她一动不动坐在

那儿，左胳膊拄在腿上，手掌托着下巴，就那么盯着亮闪闪的水面。一直盯到一只巨大的飞碟缓缓地落在湖面上。它是蓝色的。可不是一般的那种恶心人的蓝色，它和天空一样蓝。真的，天也跟着它一块落在湖面上了。

飞碟正在水面上一圈一圈地打着转。四周一点声音也听不见。鸟早就不叫了。树叶只是在抖动，可一点哗哗的声响也没有。飞碟越转越慢。后来慢得象手表上的红针一样一分钟转一圈。再后来，它停住了。正对着她的那一排圆形的小窗里透出了各种各样的光。

接着，开了一扇门。

一只带蹼的手伸出来，向她极温柔地缓缓摇动着。那手的颜色也是极温柔的鹅黄色。那手一摆，便从掌心里飘出一支又单纯又清丽的乐曲。那醉人的曲子啊……

她慢慢站起来，飘飘摇摇地向那手走去……

忽然她听到从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是在喊她。她觉得这声音好熟悉，但却想不出是谁的。它带着一种亲切的记忆，却又使她不寒而栗。

身后的喊声和那支美妙的曲子冲突着，发出一阵尖厉刺耳的嚣叫……

接着乐曲声消逝了。只剩了那喊声。她听出是她的一個最要好的女同学。

“什么事？”

她回过头，尽量克制着。

“我来陪你。我们爬到半山腰了，我想起你一